

励耘文库

鲁迅

Lu Xun Juan

朱金顺/编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励耘文库

鲁迅

迅

卷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卷/朱金顺编选.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1709-3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I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49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19.75

字数: 311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陶虹 崔昌喜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张同龙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总 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 1908 年 5 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勋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余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

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10日

前 言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先后在几所著名的大学任教。1920年8月2日，鲁迅先生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同月26日，收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再过几天，又收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后两校就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直到1926年8月，鲁迅先生都给这两校授课。后因离京去厦门大学，他才辞了北京几所大学的教职。

鲁迅先生的生平、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在教育上的贡献，大家很熟悉，此处不赘述，而专及编选这部书的思路和线索。

1920年鲁迅先生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校任教，教的课是中国小说史。这门课改变了中国小说自古无史的局面。鲁迅先生在其讲义的基础上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有开创性的，它是中国小说史的第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有几个版本。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初版，分为上、下册。1925年2月，上册再版。1925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再版合订”本，鲁迅先生略作修改。印过几版后，北新书局1931年7月出版“订正本初版”，这次改动较多，并新写了《题记》。北新书局1935年6月出版第十版时，鲁迅先生再一次修改了这部著作，学术界称它为最后修订本，此版本于1936年10月再版过，如今在《鲁迅全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中收录的都是这个版本。

在1923、1924年《中国小说史略》初版前，鲁迅先生在北大、北师大等校还印发过讲义，有三种传世。第一种是油印本，名为《小说大略》，由北大国文系教授会印发。此本已公开发表，容易见到。第二种是铅印本，名为《中国小说史大略》，由北大印刷科排印。知此本有三份传世，其一在北京图书馆。第三种也是铅印本，用薄连史纸印，线装本。封面上铅笔书名《中国小说史》，书页中缝印有：“中国小说史 国三 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正文共145页。此本周海婴先生藏有一册。

本书拟收录1923年为国三讲课的讲义《中国小说史》，但很遗憾，多方努力也没找到这个文本，不得以收录了1925年以后“北新书局合订”本的《中国小说史略》，这个版本1930年以前北新印过五六版，但流传于世的并不多。

此版接近当年讲课的讲义，印出来与常见的定本比较，能见出先生当年讲课的痕迹，有一定文献价值。

1920年以后，鲁迅先生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讲的第二门课是文艺学。这门课讲课的笔记、印发的讲义等，至今未见有留存下来的。先生使用的教材是日本厨川白村教授的《苦闷的象征》，译成中文后，先在《晨报副刊》等处发表了一些篇章，后在1924年12月，自印1500册，在新潮社代售。1926年3月才由北新书局出版，到1935年10月，北新出到第12版。后编入20卷本的《鲁迅全集》中。当年鲁迅先生在北师大、女师大既然将《苦闷的象征》作为教材、教学参考资料用过，那么我们理应收在这本文选中。这个译本只有一种文本，本书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鲁迅译文集》第三卷编入。

1924年至1925年，北京发生了女师大学潮；1926年，有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这时任教于女师大、北师大、北大的鲁迅先生，坚决站在进步力量的一边，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爱国行为，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散文。这些光辉的篇章，绝大多数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野草》中。其中人们耳熟能详又与北京师范大学关系密切的华章本书斟选收入，如《秋夜》《纪念刘和珍君》《“死地”》《“碰壁”之后》《“碰壁”之余》《一点比喻》《不是信》《我的“籍”和“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这些文字，是鲁迅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又是他在北师大、女师大任教时所写，且与北师大历史是难分的。鲁迅说：“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纪念刘和珍君》）。限于篇幅，本书只选了有关的部分杂文和散文。

本书第四部分，较为驳杂。首先，选了一组书信，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写给友人和学生的。信的内容跟他的教学活动以及女师大学潮有关。这类书信很多，本书的十多封，只是代表。其次，收录三篇讲演辞。鲁迅先生擅长讲演，能考察出的约有70次，而有演讲辞传世的不足1/4。这其中有三篇与北师大有关，本书均收入。最后，有四篇附录，三篇是鲁迅先生拟稿，一篇是别人记录的鲁迅先生的欢迎词，都是女师大学潮时鲁迅的实际行动，能表明他的态度，有文献价值，本书以附录形式收入。

为保存文本原貌，全书注释不做调整求统一，特此说明。

朱金顺

目 录

中国小说史略/1
苦闷的象征/157
杂文及散文诗/215
书信及其他/275
附 录/301

中国小说史略

序 言/3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4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8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13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15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21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27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31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36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41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46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50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55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61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66

第十五篇 明之讲史/73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79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83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88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93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98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
后来选本/102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
支流/107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113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117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126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134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142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149

后 记/156

序 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憬，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记于北京。

此书印行之后，屡承相知发其谬误，俾得改定；而钝拙及谭正璧两先生未尝一面，亦皆贻书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谭先生并以吴瞿安先生《顾曲麈谈》语见示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其说甚新，然以不知《麈谈》又本何书，故未据补；仍录于此，以供读者之参考云。二五年九月十日，鲁迅识。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注也。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者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

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而采，此亦乌莠狂夫之议也。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徵，祖述晋荀勖《中经薄》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蕘，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志》）则以毋煚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

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夥，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山海经》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神异经》一卷……

《搜神记》二十卷……《续齐谐记》一卷……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然《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后之书目，寻即不载，钱曾则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推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以是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阳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缺，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

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尚甚众。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啖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